

新刻  
改正

論語

三

字56

147

共拾本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經  
類

函

架

號

冊

論語卷之六

明治年文部省交付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

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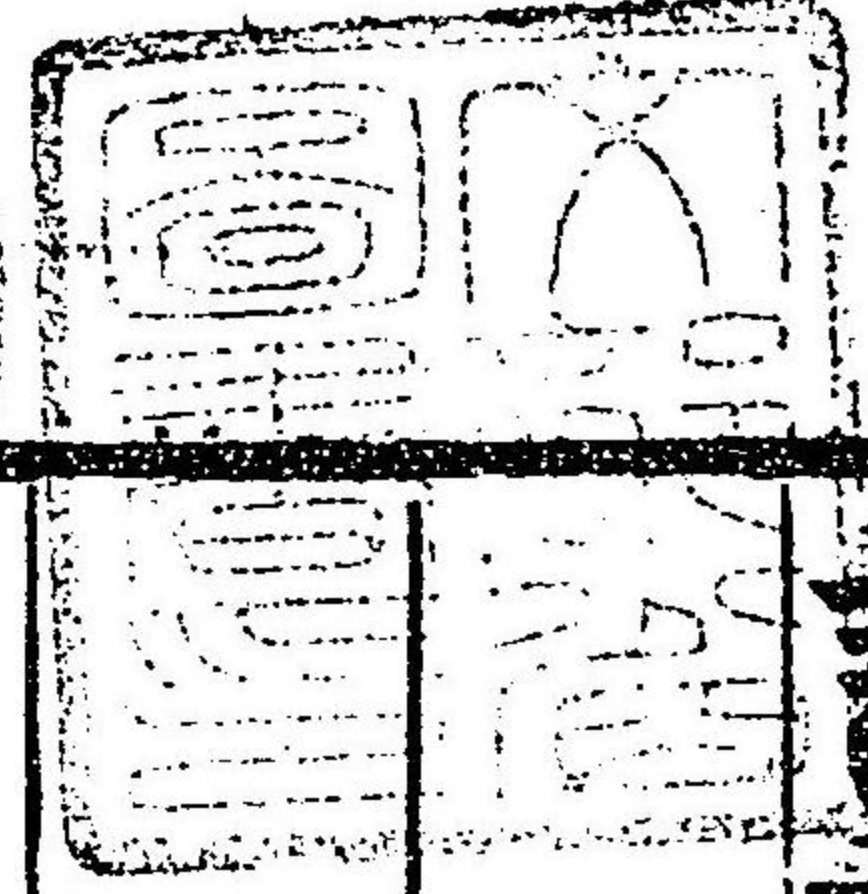
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

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

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

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

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

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

昆弟之言

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

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曰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

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

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生。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音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地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夏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

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一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音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日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夫音扶。中。去聲。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

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境。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在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緣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

附益之。

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壞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卒。傳其道。乃實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僻。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嗇

嗇。五且反。嗇。粗俗也。傳稱嗇者。謂俗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白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

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

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

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隨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

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



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

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

哲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心。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我。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

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一千五百人為師。五百

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某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年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

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品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象規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鉦音耕反。舍上聲。撰上免。

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擗。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心不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節。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

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取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

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又曰。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

###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且曰。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

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專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日。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知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訛。傷煩則支。已肆物性。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敘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 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難之弟。

###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及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

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

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  
閉之而不出也。揚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  
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  
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  
病之所切而及以為仁之大弊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  
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  
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  
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論語卷三  
十四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一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焉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譖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以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以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

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犬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

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未輕重之差皆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

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太宰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一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三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一。即所謂什一也。公以有若若不  
諭其責。故言此。以示規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  
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

上者。所宜深念也。○揚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  
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  
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  
之。徹疑若迂矣。然作一。天下之中止。多則桀。寡則貉。不  
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未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  
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

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  
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

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  
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  
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  
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  
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揚氏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  
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杅。白營。昭  
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  
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

子之聞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

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殺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平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古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然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請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十乘

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盟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

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以禮遜為

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可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

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

畔矣夫

直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

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生多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多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蠢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

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艸艸上之風必偃

焉於慶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

矣上之語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乎於人而  
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

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

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

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不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魯季之。下曰敢問崇德

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焉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德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屢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冥不脩德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在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大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數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憂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在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踰。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

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

害不得不得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小者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

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二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美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



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為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

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

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

稼

好去聲。夫音扶。福居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天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示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

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非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

使去聲。專獨也。詩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宋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

日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當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

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

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不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

成

父音甫。昔父音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表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譬腹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一語也。充之則。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

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林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徑。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

何足算也。

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

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慎。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資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蓋取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

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焉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

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

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

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

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

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揚  
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切切惓惓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

切惓惓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惓惓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

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魯云春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耻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間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克勝伐伐自矜怨忿恨欲貧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

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

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盪舟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

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

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臧。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臧。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臧。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

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造之意蓋以羿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荅然造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不以不與故侯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州創之世叔討論之

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州略也創造也謂造為州蒙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逐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百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專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在其才而用之則為兼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紆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處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徧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

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人矣。

復加曰。學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

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

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其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

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

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

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揚氏曰武

仲果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

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據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

九彼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

甚矣。一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音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

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

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召相。子路疑管仲忘君專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

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管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

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

桓公。凡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事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凡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善義之

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威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

諸公

僕。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

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一也。事君。二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

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

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勇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德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太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專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

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二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誅。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



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也。○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

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至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

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出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上二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

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

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音音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章蓋屢言之其一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

德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

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侮。蓋。有。齒。德。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已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信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及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然。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

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小。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

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溪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

止不能過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

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

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

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

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大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皆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

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辭。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